



論語象義

七止

DE 12
1674
7止



1674
7也

論語象義卷之七

日本 東讚 三野元密伯慎 著

陽貨第十七

此篇明孔子德至聖人其德術神妙者也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亾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此章書孔子者凡六、深罪陽貨外之也、陽貨名虎、仕於季氏、恣魯國政、陽貨為人、雖當作亂者、能知孔子之志也、故將用孔子、屬于己、共為其政、此陽貨之志也、故書陽貨欲見孔子也、孔子固知陽貨驕亢、當作亂者、仍不欲見陽貨、故書孔子不見、對其文也、陽貨以為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之出、而歸之、豚欲使孔子來拜見之、而孔子亦不欲見陽貨、瞰其出也、往而拜之、而不期遇諸塗、此所謂群而不黨之道也、謂者、竊言之也、來者、親而近之也、予者、內辭也、爾者、尊德辭也、皆謙己禮孔子也、懷其寶而迷其邦、非仁者行、故曰、可謂仁乎、好從事而亟失時、非知者事、故曰、可謂知乎、陽貨遂曰、若仁、則不可迷其邦、若知、則不可亟失時、今猶豫不進、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於是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夫君子不以人棄言、陽貨所言、皆中於義、則孔子諾之、成陽貨之志、亦立人之道也、公山佛矜之徒、皆召孔子、孔子將往、而輔其政、二子將戴孔子謀其政、故也、陽貨

不然、將引孔子屬于己、故孔子雖諾、不與陽貨益、君子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在下位、不可化其上、故也、故孔子許二子、不許陽貨、所以擇人處大業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心生相合、謂之性也、心在內、生在外、生、形也、謂耳目鼻口手足也、人之性、心欲聞之、則耳隨之、心欲見之、則目隨之、鼻口手足皆然、乃所以活動也、習、習熟也、凡性、以初言之、則猶小童相聚嬉戲、其所為、人人皆相近、以終言之、則猶大人、就其業、習熟之久、其性甚相遠也、是習使之然也、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太甲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蓋夫子仍是言之也、自孟子倡性善之說、後世溷性之本義、學者仍伊尹孔子、辨明之、則可謂得古義者而已、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上知中知下愚謂其性各異也。上知之性雖欲移而終不變。下愚之性雖欲移善而終不移。唯中知之性可移善又可移惡其移之也賴習熟之久而已。此承前章相成其義也。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夫子尊親德之辭。莞爾小笑貌。雞與牛刀微言也。道謂禮樂也。言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教於民人。於是夫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莞爾笑曰。割雞焉用牛刀。此以雞比武城小邑。以牛刀比裁制天下之禮樂。將使子游教民人之禮樂。既已聞之則更學裁制天下之禮樂。然子游不能悟微言實以為

治武城小邑不可用禮樂大物。故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今予治武城以夫子言為之也。此子游不悟夫子將勸己之意。以所聞正對之也。於是夫子知子游之未可諭而止。然不諭而止則恐生二三子之惑。故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此以戲言解二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公山弗擾字子洩。為季氏宰。據邑而叛。事見于左氏傳。定公八年。不稱孔子稱子者。異陽貨而親之也。往猶俞汝往哉之往也。謂欲往勉處事也。蓋公山氏之召夫子。將知夫子大德。謀其事故。夫子欲

往勉處事也。而聖人作事，人不可得而知之。雖子路猶不能知而疑之。於是夫子以其所為對曰：未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我者，表顯之辭也。吾者，內辭也。為東周，謂尊王室，號令天下，再興中周道於東方也。夫管仲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若使夫子得一匡天下，則周召之化，當再興于東方。故表顯曰為東周也。公山氏之召夫子，據區區小邑耳，而猶稱為東周易曰：大人虎變，君子豹變，夫子所為，不可測耳。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子張問為仁於天下，此實孔子之任，故書問仁於孔子也。與書南宮适問孔子曰者同例也。能者勉。

力之辭，言勉力為五者，則雖他人亦可為於天下。此用德言也。請問之，請問其目也。曰：恭、寬、信、敏、惠。此舉其目也。君子奉王事，君事我欲尚人，謙莊其容，欲得人之善言，共其心，則人無侮我焉。故曰：恭則不侮，寬以赦小過，視其成功，則得眾之心焉。故曰：寬則得眾，既發號令，視其成功，信於其賞罰，則人任樂其功。故曰：信則人任焉。義以制事，禮以文之，審之條理，以令於人，則人執其事，成功焉。故曰：敏則有功。上以忠恕加惠，左右人，則人能竭其力矣。故曰：惠則足以使人。凡此恭、寬、信、敏、惠，行之於吾邦，使四方勉行之，則亦可得其功矣。此謂能行五者於天下也。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

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哉。焉能繫而不食。

佛盱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中牟晉邑名左氏傳魯哀公五年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是也夫子尊親德之辭子路尊親德而止夫子故書夫子也夫子諭子路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堅與白德之體也不磷不緇人雖欲移之不可得也而猶自謙曰吾豈匏瓜哉當東西南北安能如匏瓜之繫一處而不食而止也夫子之答蓋言果哉末之難矣之意也

右七章為一段凡性有上中下雖惡如陽貨性屬中知則聖人善化之所以合三章為一列也聖人何以善化之唯以禮樂善化之所以置第四章也弗擾佛盱其人尊親德則聖人將以禮樂化之所以置第五章第七章也變化之道雖在乎禮樂其政則在乎恭寬信敏惠所以中間

置第六
章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
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
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六言六蔽皆古語也夫子輯為一章故曰女聞六言六蔽乎禮尊者有命則避席聞之今子路避席而對之故夫子曰居吾語女也好學謂折衷古今以得其宜也言好古之仁形仁迹好學施諸今日則其事故然可行矣若好古之仁形仁迹不好學施諸今日則猶如完然古物之陳列於前而無用焉故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博涉之事好學施諸今日則其事故然可行矣若好知博涉

昔之事不好學施諸今日則其事蕩然不可行而已故曰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而好學信得其義而行之則庶民無議焉若好信不好學父子君臣之過必斷於信行之則敗父子之恩害君臣之義矣故曰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而好學直得其宜則人亦由其直焉若好直不好學欲使人強由其直則人以為為急切不寬故曰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而好學勇得其宜則臣子之道可行焉若好勇不好學欲強行事則殆將迫其上故曰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而好學忠信塞其內則人皆歸心若好剛不好學不屈行己則人見以為猶狂人之狂故曰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凡此六言思蔽學之則當得其中脩一德之道也又仁以志於道知以制事信以處己直以奉道勇以行之剛以不撓終而又始循環而行之則為仁之道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

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此章明學詩之道也詩者先王所以造士而教化之源也君子學詩而後成其德故曰小子何莫學夫詩也詩可以興者興者起也君子觀斯詩沛然創起其道不以畔先王之義此謂興詩也其義有三焉曰先王之制其禮也作其樂也必本諸詩而既行斯禮施斯樂以化成天下則其跡詩也其義後誦斯詩則制禮作樂以化成天下之道沛然興於己上非有倚於古下非有倚於今矯然中立矣而不畔於先王不詭於世俗不拂於民情何以故也取之於詩矣此謂詩可以興其教也此其一義也曰君子觀詩沂之以知其政浴之知其俗又肄先王之禮樂達其書以成其德是故觀椒聊揚之水之詩則知威福之有害於國也觀甘棠汝墳之詩則知刑辟之有用於國也觀木之於人情以興苞苴之行也於是引之於其德本之於人情以興

其政也。然後不畔於先王之道也。此謂詩可以興其國均。民之道不出於此。然政有其常。國有其俗。民有其情。是以制作事業之術。莫大於因其故而用之也。莫大於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也。君子既識其土之所殖。又達其常政。攬其民情。以興其事。業則民俄然趨之。此謂制器也。器已成。則不可執而用之矣。凡六府之事業。君子創制諸己。而不畔於先王。不詭於世俗。不拂於民情。而放之於四海。而準垂之於後世。而準此之謂義也。此謂詩可以興其義也。此其三義也。詩者。可以觀者。觀者。比觀也。比觀。知其歸之要也。此謂觀詩也。其義有五焉。曰。上有大雅。文王生民之二什。中有小雅。鹿鳴白華之二什。下有國風。周南召南之風。然後有周頌之三什。通此四者。大觀則可知。聖人制禮作樂。而化成天下之道也。夫先王之道。書也者。其義也。禮樂也者。其事也。君子雖習其事。雖知其義。未可知其施諸天下國家之黎民。其容與其俗。如何也。觀之。此四者。

則歷然如指其掌。如此而後。盛德大業。可得而成矣。曰。何以之。故曰。文王生民。聖人在上。行禮樂之容也。鹿鳴白華。諸侯大夫士。執禮之容也。周南召南。其民俗也。其在上也。有此天子。中有諸侯。卿大夫士。然後下有此民。於天地宗廟。有此周頌三什。盛德之容。此知聖人以禮樂化成天下之極致也。此謂大觀也。此其一義也。曰。君子舉此國之詩。合而一之。則觀其國俗。如彼其政。教如此也。觀之。邶詩。柏舟。至二子乘舟。則如置身其國。習聞其政。教而漸其謠俗也。觀之。齊詩。雞鳴。至猗嗟。則如置身其國。習聞其政。教而漸其謠俗也。通頌而一之。則觀文神。明之。則觀士君子處難夷之道也。通大雅而一之。則觀聖人處難夷之道也。通頌而一之。則觀二義也。此四者。君子自處之道也。此謂沉觀也。此教如彼。謠俗如此。然後終觀其政。教之一之。則知政之所窮。而知國祚之有在也。譬如從流而必至海也。此謂從觀也。此其三義也。曰。君子舉此國之詩。

合而一之則知政教如彼謠俗如此然後觀故俗
 如彼而設其政教如此故有其今也譬如沂流而
 上必至源也此謂逆觀也此其四義也曰君子誦
 此詩也乃觀其行也乃觀其色也乃觀其事也乃
 觀我以此而往也乃觀彼以此來也乃觀所惡於
 右不欲於左也乃觀所惡於左不欲於右也乃觀
 觀君臣之義也乃觀朋友之序也此謂細觀也此其五
 義也詩可以觀長幼之序也此謂細觀也此其五
 信也君子之與人群也亦同其波此鄉黨之人也
 而其德則殊矣而終不失其忠信所以為君子也
 曰君子何以能群乎曰君子不貴僻異又不欲夫
 硜硜者又不貴徑情直行曰然則何以取詩乎曰
 詩可以處於朝廷而從政也可以處於鄉黨而接
 入也可以處於君臣之際也可以處於父子之親也
 也可以處於處於君臣之際也可以處於父子之親也
 大夫士之容下有閭巷男女之道可以行不可以

行可以言不可以言可以進不可以進可以取與
 不可以取與君子取諸詩而能與人群不失其德
 不失其忠信寬裕溫柔而矯然中立矣是以其行
 不僻異而不硜硜終不失於徑情直行此謂詩可
 以群也詩可以怨者怨也者群之反也不與人同
 其波也怨者有二道焉一則出處之怨也二則草
 次之怨也夫君子不怨天不尤人其云可以怨者
 出處之怨也不與人同其波之謂也此一道也其
 一道者未必離其群也或處非其地或事非其事
 而不得通其道不得達其志以其可怨之道而能
 怨其可怨終不殆乎夫徑情直行小人之道也此
 草次之怨也此二道者皆不失中行者也猶有二
 道一則怨誹之道也二則怨怒之道也此二者其
 趣雖不殊皆非君子之道也怨誹之道所謂賢者
 過之者必由怨怒之道所謂小人無所忌憚者也夫
 君子者必由於中行人之為道以遠於人非人之
 道也人之為道群而不黨怨而不誹故君子之取
 諸詩也不失其中矣此謂詩可以怨也既已詩可

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小子知詩之所以可
 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於朝庭可以立於朝庭則
 知所以事君知詩之所以可以立於朝庭則可以立於朝庭則
 交於鄉黨可以交於鄉黨則知所以事父故曰通
 之事父遠之事君也夫博於名物者非君子所貴
 然亦非君子所棄於是邦也於名物者非君子所貴
 邦也非此城有此邑風土如此寒暖燥濕如此鳥
 獸蟲魚有北牡如此者卉木菓蔬有花實如此者
 水火金木土穀有所殖異者山川丘陵有以狀異
 其名萬物器械有以俗殊其號其東之所殖其西
 則否其南之所生其北則否小子學詩則不出家
 而知此庶物雖非君子所貴亦學詩之有益也故
 曰多識草木鳥獸之名是
 皆先王所以造士之道也

子謂伯魚曰。汝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
 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私言之。又公之。故書謂曰也。為猶學也。思之攻之。
 當施事為。則謂之為也。夫周南召南者。周公召公
 德化之迹也。周家輯之為編。故其次序之間必有
 寓其微意者。故學者不可徒然過之。非錯而綜之
 反復而讀之。終不能得其義。亦但猶正牆面而立
 耳。關雎葛覃卷耳。諸侯及卿大夫。其德化及下。而
 下風詠之者也。又以為諸侯及卿大夫之常德也。
 關雎治內之表也。葛覃治內之裡也。卷耳以公滅
 私。而從王事也。而葛覃始章言此三者時世也。穆
 木螽斯。桃夭。卿大夫士之成風者也。樛木。處位者
 也。螽斯。教子孫者也。桃夭。治室家者也。以樛木處
 位。以螽斯教子孫。以桃夭治室家。卿大夫士之風
 備矣。兔置芣苢。漢廣。民之成風俗者也。兔置。行法
 令制禁。以弼教化者也。芣苢。民產足而思遠也。漢
 廣。民俗有恥而仁厚也。兔置。行而芣苢。漢廣之俗
 成也。樛木。汝墳。麟之趾。成。就。關雎。葛覃。卷耳。之風
 之本基也。周家能使天下成。就。關雎。葛覃。卷耳。之
 風者。先成此樛木。汝墳。麟之趾。成。就。關雎。葛覃。卷耳。以

治內之百官，汝墳以教外之諸侯，卿大夫，麟之趾以教其九族，遂積而致，關雎，覃卷耳之風也。凡周南十一篇，其次序之義，關雎，覃卷耳，風，德之化，造其極者也。所謂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也。聖人，和之極，致也。將致此關雎，覃卷耳之風者，先使卿大夫，士處，樛木，螽斯，桃夭之風，次使萬民處，兔，宜，芣苢，漢廣之風，恒，久，此道而後始，關雎，葛覃，卷耳之風也。將致樛木，螽斯，桃夭，及兔，宜，芣苢，漢廣之風者，必先致樛木，汝墳，麟之趾之風，而後始致樛木，螽斯，桃夭之風。故周南之詩，以關雎，葛覃，卷耳為總首，以樛木，螽斯，桃夭為始，以兔，宜，芣苢，漢廣為終，以樛木，汝墳，麟之趾為基。此周南次序之大槩也。召南，鵲巢，采芣，采蘋，諸侯，治內者也。鵲巢，內治其家，以禮者也。采蘋，外奉宗廟，以禮與忠信者也。采蘋，言神之所饗，不在物財，而在誠微也。諸侯，內治其家，以禮，外奉宗廟，以禮，將之以忠信，誠微也。采蘋，草蟲，采蘋，卿大夫

治內者也。采蘋，卿大夫奉君之宗廟，又勤君之公事者也。草蟲，內治其家，以禮者也。采蘋，內奉其宗廟，以忠信，誠微者也。卿大夫之於其宗廟，上奉君之宗廟也。甘棠，行露，殷其雷，卿大夫治外事者也。甘棠，治民政事業者也。行露，治民之獄，訟，刑罰以忠者也。殷其雷，外奉君命，以成君德者也。以甘棠成民產，業，以行露，成民獄，訟，以殷其雷，成君德，卿大夫之外事，備矣。行露，羔羊，殷其雷，卿大夫治內事者也。行露，聽民之獄，訟，以不失人情也。羔羊，以禮制公道，處其官政也。殷其雷，施君之號令，以文明之德，澤也。聽民之獄，訟，以行露，施君之號令，以文矣。標有梅，合此二者，以羔羊，行之，卿大夫之內事，備矣。標有梅，小星，野有死麕，士之成風也。標有梅，奉上天之禮教，以及其時，而不失人情者也。小星，奉其天職，以敬者也。野有死麕，以禮治其內者也。以標有梅，外成人情，以野有死麕，內治其家，以小星，處其天職，士之事，備矣。標有梅，江有泥，野有死麕，民

之成風也。標有梅，以處人情。江有汜，以忠恕無怨。野有死麕，以治其身。外處人情，以標有梅。內治其身，以野有死麕。通之以忠恕無怨為心，民之事備矣。江有汜，何彼穠矣。騶虞者，鵲巢采蘋草蟲采蘋之本基也。周家能致鵲巢采蘋草蟲采蘋之風者，先成江有汜，何彼穠矣。騶虞之風，故也。江有汜，以忠恕無怨而及微者，何彼穠矣。外親接諸侯以禮，騶虞內使其國富庶而閑於禮，遂積而致鵲巢采蘋草蟲采蘋之風也。凡召南十四篇，其次序之義，以鵲巢采蘋為始，一國風德之所及者，始於人君。故鵲巢采蘋，鵲為始也。鵲巢采蘋，人君治內之詩也。草蟲采蘋，卿大夫治內之詩也。行君之德政者，其在。卿大夫，故以此四者為本。始將致此四者之風，則以成民政獄訟為始，故受之以甘棠行露。然卿大夫非成其德，則不能為之。故受之以羔羊。殷其雷，卿大夫既成其風，而後成其士，故受之以標。有梅，小星，士既成其風，而後萬民可得化，故受之以江有汜。野有死麕，夫使諸侯致此，召南之風者。

由王者施其風德，故以何彼穠矣。騶虞結之也。夫鵲巢采蘋草蟲采蘋者，諸侯卿大夫風德之極，致也。將使諸侯致此鵲巢采蘋草蟲采蘋之風，必先內成江有汜，何彼穠矣。騶虞之風，外成甘棠行露。殷其雷之風，然後使諸侯卿大夫成行露羔羊。殷其雷之風，而使士成標有梅，小星，野有死麕之風。而後民成標有梅，江有汜，野有死麕之風。恒久此道，而後始致鵲巢采蘋草蟲采蘋之風，故召南之詩，以鵲巢采蘋草蟲采蘋為總首，以甘棠行露羔羊，殷其雷為始，以標有梅，小星，江有汜，野有死麕為終，以江有汜，何彼穠矣。騶虞為本基，此召南次序之大槩也。學者有微知詩之意，又微知次序之義，則所謂有為周南召南者，有思過半者矣。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玉帛禮之物也。鐘鼓樂之物也。言先王制禮樂，行諸天下，禮者所以將入行也。樂者所以將入人情也。

君子禮以將入行則行得其中樂以將人情則情得其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而周南召南之風徧於天下矣禮樂之所以成化也而孔子之時世衰道微先王之禮樂無有知之者於是大夫士之依於禮樂者但以玉帛為重不知禮之所以將入行以行禮樂者但以鐘鼓為貴不知樂之所以將入情以奏鐘鼓云是樂也而鐘鼓云樂乎哉皆不知所以行禮樂者也故孔子發此言深歎禮樂之道將墜於地也八佾篇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與此章相發也

右四章為一列六德之成在好學焉所以置第一章也凡好學在學詩焉所以置第二章也又好學在為周南召南所以置第三章也又好學在脩禮樂所以置第四章也一列總明學問之要也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色厲顏色有威嚴也內荏內心荏柔為情慾所奪者此最陋者也故曰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言深賤之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原與愿同愿謹也鄉原謂在鄉謹者也蓋不好學同流於鄉人謹以媚於世故獨以愿為鄉黨所稱而鄉人以為人而如是雖不好學亦無異於有德也此其行賊德者也故曰鄉原德之賊也言深惡之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道聽而塗說謂口耳之學也德之棄也謂棄德言也古者學得諸己驗諸行而後言故曰有德者必

有言口耳之學無所得而言之至於無所得而言之則無不可言者無不可言者言之則有德之言由此見棄故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蓋言深戒口耳之學也

右三章為一列俱舉似而非者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此舉貪利無厭其鄙陋可惡者也言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其位也患得其位既得其位患失其位苟患失其位則邪媚姦謀無所不至矣此言其遺害於國家亦有不可言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

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此亦舉有一癖不可取者也古今訓辭也以教之有無言之故借民字言士之行也也者存之反也言古者上有教故民其行有三疾今也上無教故民或是之也故古之狂者之發言也極意敢言故肆然放今之狂者之發言也蕩然無所由焉古之矜者之行也廉隅而不可狎今之矜者之行也忿戾反於人古之愚者之行也直而無所避今之愚者之行也直詐而已矣此言上失教久矣故今三疾之人皆不可用也

右二章為一列二章俱舉下一有一僻而不可用之人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此章見于學而篇解已備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惡紫之奪朱也。一句譬喻。先起下二句所欲言也。鄭聲之亂雅樂。利口之覆邦家。其為害最大。故聖人創制度之時。先退此二者。而避其害。故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此聖人所以用遠慮也。右二章為一段。二章俱舉大害國家者也。以上四列。合為一段。始一列。明君子治天下之人也。終三列。明小人亂國家者也。一段。總明治起於君子。亂生於小人也。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教有二道焉。一則言語之教也。二則不言之教也。夫子欲明此二道。待子貢發之。故子曰。予欲無言。

此欲使子貢起問也。故子貢曰。子若不言。則小子何述焉。此子貢言語之教。不可無也。於是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此夫子發不言之教。而備二道也。夫禮樂皆得。謂之德。故君子所行。無非禮樂者。而不言之教。出於行禮樂。故曰。大觀在上。下觀化之。先王以神道設教。張禮樂制度。臨于天下。則民不知不識。順帝之則。此其為不言之教者也。夫子雖為聖人。不得其位。則不能臨于天下。而行禮樂。所謂不言之教者。徒止其言行。故下所舉數章。此為不言之教也。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也。嘗學士喪禮於孔子。胥附之人也。書孔子者。外之也。時孺悲有過。欲見孔子。孔子不欲見之。辭之以疾。而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是示實非有疾。欲使孺悲悟而改過也。此承前

章明夫子行不言之教者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

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

火。期可已矣。

春秋之時。雖禮樂猶存。少行之者。故志士仁人。有志建制度。故顏淵問為邦。子張問十世。皆竊有建制度之志。可謂盛德之業也。宰我將改喪禮之制。雖偶不合於孔子。亦無可貶於其志者。故異於宰予。晝寢。再求自畫。書宰我不用。辭也。書問者。將問成其志也。三年之喪。期已久矣。此宰我有見于周末時勢。人情也。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不為樂。樂必崩。此宰我之意。禮樂至重。恐若壞崩之。國家亦滅亡。故將改其蔽耳。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此天時一周。當改歲之數。則三

年之喪。亦從期月。當得宜也。宰我之撰。雖不及聖人。亦各言其志也。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曰。女安則為之。

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

為也。今女安則為之。

父母之喪。斬衰三年。期而小祥。始食菜菹。練冠緇緣。要經不除。三年終喪。初食稻衣錦。而宰我將改三年。以為期之喪。則此似忘哀情者。若忘哀情。制喪禮。則實失禮之本。故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而宰我無顧哀情如何。決意答曰。安。於是夫子諭以禮之本。曰。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也。此言其本之不可去也。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

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三年之恩，其本出於父母，其子勉欲報其德，為人子者，莫不有此心焉。故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及宰我出，夫子發此言，欲改其過，此亦承前章舉類不言之教者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博，局戲也。如雙陸、格五、類奕、圍碁也。難矣哉，謂難脩己也。言博奕猶賢乎已，則他技賢乎是可知矣。此聖人勸學之言，亦舉類不言之教者也。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

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子路以勇自許，故書子路曰也。尚，上之也。勇者，臨事之本也。義者，制事中之道之名也。言君子義以為上，勇以行之，所以成其功也。君子若勇以行之，無由義則為亂焉。小人若勇以行之，無由義則為盜焉。義之所以為上也。此章舉其所惡，而明其所好，亦類不言之教者也。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為知者。惡不遜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

子貢有嘗所蓄留而發之，故書子貢曰也。君子以汎愛為志，故問君子亦有惡乎也。君子見亂政教

害人者則惡之故曰有惡也稱揚也至稱揚人之惡以播於眾則此敗人立己者也君子惡之故曰惡稱入之惡者也下流謂身為逋逃藪為眾惡所歸會者也訕謂謗毀也其為人為逋逃藪為眾惡所歸會者俱謗毀上之政教足崩動民怨生禍亂者君子之所惡也故曰惡居下流而訕上者也以上二惡皆增薄俗害政教者故聖人惡之也以勇進不辨禮非禮者此犯上作亂者也君子惡之故曰惡勇而無禮者也果敢謂果斷不憚於行也故曰惡塞也其為人果斷不憚於行胸中窒塞不分別善惡者亦犯上作亂者也君子惡之故曰惡果敢而窒者也以上二惡皆犯上作亂者故聖人惡之也子貢既問所惡則知子貢亦有惡故問賜也亦有惡乎也微抄也抄取人之謀以為己智者其害為是勇也此亦敗禮俗其害大故曰惡不孫以為勇者也訕謂攻發人之陰私也有人于此攻發人之陰私揚言諸眾曰我是直而不隱者也此其害

傷人者也故曰惡訕以為直者也子貢所惡三皆惡亂德害人者聖人所惡四皆惡亂政教敗俗者其所關係者有大小矣此章舉其所惡以為訓辭亦類不言之教者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

養謂蓄之使給事也女子小人斥僕隸臣妾也唯謂其他則不然也女子以形事人者也僕隸以力事人者也皆其志不在義故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此所以為難養也云唯者勵女子小人之辭此章亦舉類不言之教者也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年四十成德之時也士及此見惡則其終於此而已此聖人激而誘人也亦類不言之教者也

右八章為一段凡教人之道有言語不言之二道焉所以置第一章也孔子之待孺悲此為不言之教所以置第二章也其類不言之教也

以上三段合為一篇第一段明聖人之德術豹變虎變人不能見而知也第二段明雖聖人之德術豹變虎變人不能見而知也

教又誘人以不言之德術也

微子第十八

此篇明出處進退各以其德異也孔子已脩德至一以貫道則示之衛靈公篇也已以貫道至建制度而行之至德術神妙者則示之陽貨篇也盛德已如此以是為出處進退則示之此篇也此合四篇為一列之義也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此舉仁者中行之出處進退也微子紂之庶兄最為殷家宗親今紂之行甚無道顛覆其宗廟待日而已然微子在朝廷與紂俱至滅亡則先王之舊政亦長絕無告於先王故微子發出狂於其家老遜于荒此微子之去為先王宗廟仁者之行也故曰微子去之箕子紂之諸父官為大師今紂之不善雖國擾亂其身親臣不可去故雖紂之暴惡不可諫國則先王之國也臣則先王之臣也大夫士今將犯上作亂者不少故箕子雖黜為之奴居然在下位導大夫士之學者使大夫士靜安其位審定其道不為犯上作亂以失其道此箕子為先王宗廟仁者之行也故曰箕子為之奴比干亦紂之諸父也官為少師比干以為微子箕子進退皆可也今先王之未有紂者大虐無道雖有

諫之者，反賊虐，諫輔而令國家之將顛覆，在朝夕而臣而無一人以死諫之者，則以何面目見于先王宗廟？於是諫紂而死，故曰比干諫而死，凡三子所為，雖各異，皆為先王宗廟為之，則仁者之進退也。於是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三子之德，先哲未定之。至孔子始稱三仁，故記者用獨立不倚之辭，書也。孔子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此亦舉中行出處也。士師，典獄之官，黜，退也。柳下惠之時，天下無道久矣，故曰直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均枉道事人，也，何必去父母之邦？此柳下惠之言，優游不迫，且貴父母之邦，所以為知者也。蓋言中倫，行中慮者，是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稱孔子者，君臣之辭也。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為下卿，景公將待孔子以季孟之間，此猶桓公之待管仲也。尤為寵遇，於是孔子止於齊久矣，而景公不果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於是孔子致禮而行，蓋畏天命也。凡云行者，謂致禮而行其邦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季桓子，季孫斯，桓其謚也。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季桓子使定公受女樂，君臣觀之，廢朝禮三日。於是孔子致禮而行，亦畏天命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介如石焉。蓋孔子之志也。

右四章為一段。仁者出處進退，皆重宗廟先王，所以置第一章也。知者出處進退，亦重父母之邦，所以置第二章也。聖人出處進退，皆在畏天命焉，所以置第三章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此以下三章俱舉過行出處也。接輿，楚國賢者，見道之不行，佯狂不接於人，故世稱之狂接輿也。書孔子者，以接輿非中行，以外人待之也。歌而過孔子，接輿歌而過孔子車前也。鳳兮鳳兮，何德之衰，此言衰亂之世，孔子不可出，而今孔子出其聖德之衰也。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從今之政者殆而，此言接輿將使孔子與已同出處，得免於世之害也。接輿之歌，能知孔子之德，忠告意。

亦至矣。故孔子下欲與之言，而接輿趨而避之，終成己之志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耜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耕廣五寸，二耜為耦，書孔子者，與前章同例也。津
 濟渡處，先子路御而執轡，今下車問津，夫子代執
 轡，故曰夫執與者為誰也。夫子徧歷天下，險阻艱
 難，備嘗之，故曰是知津矣。滔滔流動，不反之貌，謂
 天下風俗往而不反者也。夫子數致仕而辟人，二
 子既知難仕而辟世，將使子路從乎已，故曰且而
 與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釋摩田器
 輟止也。桀溺摩田而不止，終不以告津，故曰輟而
 不輟也。子路從艱難于四方，尊親夫子，不變故書
 夫子著子路之志也。憮然猶悵然也。惜其不悟已
 意也。鳥獸不可與同群，以下言今斯人之所行，此
 與鳥獸同群也。以吾見之，則鳥獸不可與同群，然
 亦吾有為乎天下，則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乎。雖
 然，斯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與易之。丘則
 異於是，天下有道，不與易之，今
 天下無道，故丘欲與易之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子

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
 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
 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
 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
 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
 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丈人，老者之稱。蓀，竹器名。書夫子者，與前章同例
 也。四體不勤，謂不習禮讓也。五穀不分，謂不足辨
 物名也。皆自謙也。植，其杖而芸，示其所以斷也。子
 路拱而立，子路知丈人非常人，忽設禮容尊之也。
 止子路宿，殺雞為黍食之，丈人雖已斷而辟世，憫
 子路從，夫子將濟世之厚饗以慰之也。見二子焉，

教尊賢於二子也。至則去矣。文人雖有慕夫子之心。終遂其本志。不見于路也。不仕無義。以下五句。子路將論文人。先論二子。以幼者所行之道也。欲潔其身。以下六句。此子路使二子傳言於文人。明己所執之志。非辟世離群也。

右三章為一段。過行賢者。有能知孔子者。所以置第二章也。過行賢者。有不知孔子者。所以置第三章也。守禮讓。能教其子者。所以置第三章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此舉中行君子之出處進退也。逸。遺逸也。逸民。謂遺賢也。憲問篇云。作者七人。今舉其人。徵七人也。書子曰者。尊而表之也。書謂者。親而私之也。是皆記者從夫子意記之也。伯夷。叔齊之始立其志也。當有為國與天下。又當其身處大官。而終身重天職。畏天命。無以改之。故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與。謙而疑之也。柳下惠。少連之始立其志也。猶伯夷。叔齊。而及其後也。變其志。仕于汙君。又不辭小官。以沒其身。故曰。降志辱身矣。然而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此夫子稱伯夷。叔齊。以先進。稱柳下惠。少連。以同儕。記者所以書子曰。又書謂也。虞仲。夷逸。亦柳下惠。少連之等也。脩先王之道。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此二子之所為可也。夫子則異於是。無其可之可言。無其不可之可言。則其所行。唯時措之宜而已。故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蓋夫子自言其變通異於人也。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此舉職禮樂者，出處進退，屬前章中行君子之出處進退也。大師魯樂官之長，擊名也。亞飯以下，侑食之官，干繚武缺，皆名也。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故曰入也。播，播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故名也。武，名也。漢，漢中，故曰入也。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也。襄，即孔子所學琴者，海，海，故曰入也。凡執技而仕者，役於衆士者也。故皆書之以名也。魯哀公之時，禮樂壞，崩樂師皆恥素殮，各以其義為進退，記者從識其事也。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昔者周公輔成王，其子伯禽封於魯，於是周公為伯禽作此語，使伯禽恒思之，守其位，魯人傳之，記者取列於此也。施，陸氏本作弛，為是弛，弛慢也。以，受祿者也。大故，謂惡逆之事也。言君子不弛其親，則九族咸睦，莫不藩屏者焉。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則大臣皆奏其言，莫不懷其功焉。故舊無大故，則不棄，則故舊皆安其位，莫不竭其忠焉。無求備於一人，則庶績咸熙，國家猶磐石，所以為周公遺訓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騫。

包咸曰：周時四乳，得八子，皆為顯仕，故記之。爾按四乳八子，用四韻字之，周召之世，豈弟之俗，亦可以知。

右四章為一段，君子不知人，則中行之士皆不得其位，所以置第一章也。非徒中行之士皆不

得其位，雖執技之士，亦謀其進退，所以置第二章也。其知人用入之道，不可他求，即在周公之遺訓，所以置第三章也。君子知人用人，則非徒中行之士在其位，雖若八士，亦得其顯仕，所以置第四章也。

以上三段，合為一篇，始一段，明聖人仁者之進退也。終一段，明仁者以下，執技者之出處也。中一段，明過行賢者避世之進退也。

子張第十九

此篇唯輯子貢于張子夏子游曾子之語，以為一篇。夫論語之書，成于子貢于張子夏子游曾子琴張原思實當於其任，故五子以其功歸之於琴張原思，於是上論十篇，琴張脩其辭，下論八篇，原思脩其辭，然則傳之於後世者，其功

獨歸於二子也。於是二子以為聖人之語，聖人代天言之者也。雖吾輩脩辭，非夫五子入室之人，討論潤色，從事於此，則不能成此書也。於是更取五子之語，脩飾此篇，以接于前十八篇，讓其功於五子也。此孔門諸子，其於禮讓，猶三代君子，所以卓越於後世也。故此篇唯輯五子之語，以為一篇者，琴張原思之志也。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見危致命，謂不愛其身也。凡士之行，雖有出入，見危致命，則不失其大節者也。又見得思義，則知其恥者也。又祭思敬，則不失其本者也。又喪思哀，則不失其本者也。此四者，士之大節也。大節已立，則不責小節，故曰：其可已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凶。

弘大也。不拒物也。篤厚也。再三於一是也。言執德弘則能愛人。信道篤則仁日至。能愛人。仁日至。則可縮於事。則焉能為有。焉能為凶。言不足為是非也。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

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

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

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拒者禦之也。子夏曰。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拒之之言。有害於教。故子張正之也。子曰。無友不如己者。此非言拒之也。夫友勝於己者。則進德之道也。我友勝於己者。則不如己者。亦以我為勝於己者。

求友於我。求友於我。則我何拒之乎。故無友不如己者。聖人之法言也。唯子夏云。拒之者。有害於教。故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此子張引常所聞也。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此子張因所引之言。正拒人之有害也。亦朋友忠告之道也。

右三章為一段。示子張性高明。觀其語。則其人亦可知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小道。謂農圃鑿卜之類也。泥。謂泥。難不通也。言人將學而進德。則雖小道。必有可觀者。可取之。進其德焉。若不觀小道。直欲致遠。大則恐有泥中不通之難。是以君子不為也。此言學問之道。貴實地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學問之道。日日微。知其所亡。月月無忘其所能。則道積而無覺焉。好學雖難乎。亦可謂好學也已矣。此勸學之言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近思。仁在其中矣。

博學於文。篤志於道。切問於師。近思於身。則仁在其中矣。此言仁之易學。亦勸學之言也。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肆者。百工為造作官府也。言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金玉土木及其用器。相備故也。君子居學宮。學以致其道者。先王之道。物事為及其師友。相備故也。此言不勞而成功者。亦勸學之言也。

右四章為一段。子夏之性與子張相反。觀其語。則其人亦可知也。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小人營己利。而不貴義。故當於有過。必飾之而已。君子反是。此章特表小人者。激而誘之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望之儼然。其德與禮。內外尊嚴也。即之也溫。汎愛之顏色溫和也。聽其言也厲。其言可踐。故言之嚴厲也。此謂有三變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

厲病也。謗訕也。言君子之使民也。信而後勞其民。故民莫不竭其力焉。若未信而勞其民。則民以為厲己。故不為之矣。君子之事君也。信而後諫。其君故君莫不納其言焉。若未信而諫。則君以為謗己。故不為之矣。虞書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君民之際。子夏重之。猶虞書之意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古者以德為教。如事父曰孝。事兄曰弟。此所謂大德也。如色。容。厲。肅。視。容。清明。此所謂小德也。皆以在己者為德也。閑者。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也。言人之行。大德不踰其閑。若行小德。一是一非。雖有出入可也。此章蓋為人言之。所謂躬自厚而薄責人者也。右四章為一段。前段皆謂學。此段皆謂言行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

本謂孝弟謹信汎愛之類也。噫。不平之聲。痛朋友有繆也。區。區域也。謂種草木各以區域別之也。子夏意言。君子之道。何者當先傳之。何者當後傳之。何者彼所先倦。何者彼所後倦。傳之。所以有先後者。以彼之能堪與不堪也。所堪者。後倦。所不堪者。先倦。必量其所堪者。而先傳之。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各以類開華。實猶丹青也。若以所不堪者。必先傳之。是即誣人也。君子之道。焉可誣也。雖然。有始有卒教之者。立始卒教之者。獨聖人而已。故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言聖德深遠。其教術不可

也測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有餘力也古者十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始仕而執官事學宮之制也故學而優則仕謂始仕而執官事也仕而優則學謂已執官事而有餘力又學于學宮也此文當云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今不然者示君子始終不離學宮也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喪致乎哀而止謂毀不滅性得其中也此子游說聖人制喪禮之意也聖人之意至於其致哀而止不必求其他也致云者謂使其自然至此之極也非我推而極之也喪禮皆所以使人子之哀情自求其至聖人之意是為極處不求其他故曰喪致乎哀而止也

右三章為一段舉教入之道及學與行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竝為仁矣

此舉子游曾子論子張之言以明三子雖其德位等其仁術則有異同也子游以為子張之才卓識高明其所為固為難能然而其所為未仁也於是曾子亦以為為堂堂乎張也其威儀之盛大有難及者然而難與竝為仁矣子游曾子論子張如此此子張之未安仁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曾子尊親夫子以夫子之言將傳門人未聞者故曰吾聞諸夫子也凡人之於他事皆假禮而後誠至敬至若求其能自致者則親喪而已此獨雖不假先王之禮尚可能使己之哀情自然來至也故

曰人未不自致者必也親之喪乎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

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正卿名速莊其謚其父孟獻子皆賢大夫也言孟莊子之事父也其他可能也謂溫涼定省盡其心也簡以臨之寬以御之臣咸歸心則所以不改父之臣也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父之道則所以不改父之政也此二者難能之行也蓋莊子有能之者故夫子云爾也此亦曾子以夫子之言將傳門人未聞之者也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士師典獄之官民散謂民心離散也情獄情也矜哀之為也勿者教戒之辭也言上失政教之道民心離散久矣是以民各放其偽爭訟以起典獄之職若聽兩辭有得其獄情則恕以哀矜之勿生喜意矣此曾子使陽膚觀時勢察人情哀敬以斷其獄也亦周書呂刑之意

右四章為一段總舉為仁之道也前章子張論子夏子夏論子游子游曾子論子張之言是皆明四子其德等行切磋之道也又微明當編輯此書之時四子討論一定篇章亦不出乎此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下流謂地形卑下衆惡之所歸會比紂之為人也言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以己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是以君子惡居下流恭己而臨其民則天下之善皆歸己焉以下五章皆子貢尊夫子之

言故記者先置此章示夫子之所為天下之善皆歸之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君子之臨于天下也終日乾乾因其時而惕雖然萬機之行非必無過故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此章亦示夫子所為偶有如此者也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公孫朝衛大夫將問仲尼所學識之於心故書問曰也衆人相尊則稱仲尼也尊親德則稱夫子也

公孫朝稱仲尼子貢稱夫子記者成子貢尊親德之志也仲尼所學博而大無所不識公孫朝尤之故問仲尼焉學也道之所存夫子皆就而學之故曰夫子焉不學也其所師非一人故曰而亦何常師之有也此子貢語夫子所以集而大成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闕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叔孫武叔魯大夫名州仇武其謚也語教戒之也告忠告之也叔孫武叔稱仲尼子貢稱夫子亦前章之例也後之夫子斥武叔也賜之牆也及肩二句子貢自言其德之卑淺外人見而易闕也夫子

之牆數仞以下言夫子之德高大深遠外人見而不能闕之也而以室家與宗廟言之者示治國之道先治室家以及其國及其國後祀宗廟也得其門者或寡矣以下不深責武叔武叔自當於其責言語之道然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毀，謗毀也。叔孫武叔稱仲尼，子貢亦稱仲尼，所謂君子群而不黨者是也。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也。子貢仍此言，以賢者比丘陵，以夫子比日月也。人雖欲自絕，以下言人雖欲自絕，日月日猶照人，則其傷於日月乎？毀之愈益，多見其不知量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子禽，胥附之人也，具姓，稱陳子禽者，解備于學而篇今不贅于此。云謂曰者，私之，又公之也。陳子禽稱仲尼，子貢稱夫子，亦前章之例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前章既配乎日月，此章又配乎天，此子貢漸究贊其盛德之巍巍乎也。以邦家言之者，不語亂也，猶顏淵問為邦之例也。以下文為古語，故曰所謂也。立之斯立，謂立禮樂制度，則禮樂制度速立也。道之斯行，謂既已立禮

樂制度道之則速行也。綏安也。章為曰綏也。綏之斯來以五服諸侯言之也。謂綏服之君承甸侯二服之禮樂行諸其邦。敷諸要荒二服則要荒二服亦行諸其邦。安其禮樂有為而成章也。變常改耳目則曰動也。動之斯和。謂猶五歲一巡狩考制度于四岳大明黜陟分北三苗之類也。其生也榮謂四海之內無不尊親也。其死也哀謂百姓如喪考妣也。凡堯舜之所為孔子亦為之。故曰如之何其可及也。

右六章為一段總舉子貢知聖人之語也。

以上六段合為一篇前五段聯牽舉四子之語後一段特舉子貢知聖人之語以明五子雖其德位等子貢實出乎四子之德位也。

堯曰第二十

論語總二十篇前十八篇舉孔子論道之語子張篇舉門人論道之語此篇舉唐虞夏殷周傳道之語此明門人所學之道自孔子來孔子所傳之道自唐虞夏殷周來也此篇所以結論語二十篇也。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

伏犧神農黃帝以事業王乎天下至堯舜禹始制作禮樂傳道於後世故虞書堯曰文思舜曰文明禹曰文命明其義也故道之所始特以堯為主而包舜禹故先云堯曰而尊嚴其始也咨者咨嗟也慎重之也爾者尊德辭也凡君子之治天下道與事業二而已今堯以此二命於舜故先咨嗟慎重其言尊親舜德而任之故呼曰咨爾舜也曆歷也曆數也躬以行言之也天之曆數在爾躬以事業

言之也。凡天子處事業之道，天子先協合躬於天。其官政於萬民，能知天子百官處於事業之道，已亦欽崇天之曆數，因循於五紀，勸勉其農事於也。故曰：天之曆數在爾躬也。允信也，彼是相副，則曰：允也。執者固持之也，不偏於上，不偏於下，協尊卑貴賤之分，則謂之中也。制道之規矩也，道者謂下五典五禮五服五刑，已由之而行，使人由之而行者，也。允執其中，以道言之也。聖人以中為規矩，不偏於上，不偏於下，協尊卑貴賤之分，制造斯道，將使天下之人永履而行之者，非彼此相副而見其信，則天下之人不能履而行之，故彼此相副，允執其中者，唯在天子一人，故曰：允執其中也。困謂貨財既竭，不知所為也。窮謂將行斯道，無所於出手也。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以祿位言之也。天子處天之祿位，以道與事業帥天下，則四海之內六府三事允治，永賴於天之祿位。若天子反之不行，則永

終天之祿位，莫有賴之，故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也。堯既行之，以命舜，舜亦行之，以命禹，故曰：舜亦以命禹也。以上一節大禹謨之文，總言所以尊道與事業，重天之祿位也。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一節湯誥之文，繼上文大禹謨，明成湯之道，不異於唐虞夏之道也。履，湯王名，予，內辭也。小子，學道之稱也。天子奉天命，以師教諸侯者也。然王自謙曰：予之德不足表顯而言之，實予小子也。予，何用以教人自處，故曰：予小子履也。敢者，畏敬之辭也。用者，謂此物非貴，但借此物表我所重之誠也。故禮薦牡於神，薦祭於神，皆謂之用也。牡，牲也。必用玄者，明奉行天事也。謂非己之事也。敢用玄牡者，

凡禮卑者之有所欲言於尊者之前則不以肩突從事必先承尊者之意然後敢及所欲言故凡告神者皆先薦其牲也又以表其至誠者畏以其虛薄之事煩瀆尊者也天既以教天下命湯而湯猶且告之敬天之至深畏煩瀆尊者故曰敢用玄牲也昭猶明也一列布而明則謂之昭也皇君道也光莊曰皇也光莊禮也以君容言之也重言皇者謂每行始終不渝也前後之左右之為民之父母則謂之後也不倚威柄以德而尊則謂之帝也言天既以教天下命湯湯奉其命以教天下今將以其事報告天而猶畏煩瀆尊者敢一列布其所行其所為以昭報告其義其所行其所為則予處君道以光莊接于諸侯始終行之不渝又臨于卿大夫士前後之左右之不倚威柄以德化育之使夫由其豈弟此乃所以薦玄牲報告于皇皇后帝也故曰敢昭告于皇皇后帝也敢決辭也帝臣斥諸侯也諸侯各受天命治其邦故曰帝臣也蔽掩也簡簡擇也朕者表顯之辭也躬躬行也言

予既以教天下昭告于皇皇后帝而諸侯若不奉天命亂其政教有罪則惟天之所討也以朕公心決不敢赦也今爾諸侯皆自受天之命治其國以為帝之臣然則其國之治否天日監臨不可掩而簡擇其善惡非在他在帝之心則爾帝臣不可不畏懼也朕躬之於天下行命於朕躬以教爾萬方者此既天之所命也故朕躬有罪則無以爾萬方爾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無他朕表顯於萬方不能以躬行教故也以上明天子受天命為教諸侯之任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一節泰誓之文繼上文湯誥明周之道不異於成湯之道也賚賜也來貝為賚善人謂善導政教人也言周有大賚雖周有大賚非曰賜貨寶於周實賜善人國家是富故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也

周近也。周親謂近於身之親也。言周親雖近於身，為藩屏之臣，非仁人教周親，則不能為藩屏之臣。故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也。百姓包卿大夫士及萬民也。予，內辭也。以德言之也。予一人，天子自對于天下之稱也。言百姓有過，則非百姓有過，予一人德未足，表於天下，故使天下百姓至有過，故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也。以上亦明天子受天命為教，卿大夫士及萬民之任也。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

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

此一節，其文勢似武成篇，而未一句，實引武成篇。周末之勢，似殷末，故上八句，同其文勢，微示為創業之時也。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權量，人欲所依，不嚴則爭起，故先謹權量也。法，法禁也。度，制度也。審，法禁制度條理，定尊卑上下之分，則天下之民各不惑其所為矣。故先審法度也。興廢替之官，修以

用于今，則事得便利，無有滯矣。故修其廢官也。凡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此三者，皆人之所庶幾也。故曰：四方之政行焉。四句，明匡政之始也。滅國，謂先君有功德，中世滅亡之國也。絕世，謂卿大夫其先有勲，今絕嗣之家也。逸民，謂遺逸之賢者，在民間者也。凡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此三者，皆義之所存，人情之所慕也。故曰：天下之民歸心焉。四句，亦明為政之始也。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所生，喪與祭，天下之達道也。此四者，為政之要，故以此句接上文也。以上通明為政於天下也。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上三句，記孔子之言，見於陽貨篇者。下一句，記門人之言，以結上文，以明孔子所傳，則唐虞夏殷周之道，門人所傳，則孔子之道也。寬，寬大也。君子之御衆，以寬大容人，赦小過，賞其功，則衆皆樂見用，莫不竭其力焉。故曰：寬則得衆。君子之在上，已居其信，信於號令，信於成事，賞罰中於其信，則民莫

不任於其事焉。故曰：信則民任焉。敏，疾也。文，審也。敏也。君子思不出於其位，恒思為民立事，思而得也。疾，試之於家，以禮文之，審列其次，叙發以敷之。則民奉而行之，莫不奏其功。故曰：敏則有功。君子之臨于天下，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謂之公也。故君子之處於事，以私愛從事，則民怨者多，以公平從事，則民莫不說者。故曰：公則說。以上明為政之要道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

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

前章明唐虞夏殷周為政王者，此章明輔佐王者之政。大臣之為人，大臣之輔佐其政，猶如洪範九疇立其目，以從其政。故此章之語立目而論之，且盡事如此者，他之所無，故記者擇列於此也。書孔子者有三義焉：一則上既舉堯舜禹湯文武之德，故此書孔子，以示以孔子之德，比此衆聖人之

德也。二則上既舉又武之德，則孔子對文武有君臣之道，故書孔子用君臣之辭也。三則子張問從大政，非其身之所當，唯孔子當此任，故書孔子，示孔子獨為之也。書問曰者，示非子張問為之，唯問貯之於心也。又四書子曰者，親子張為門人，復其常例也。凡為政者，恒尊宗此五美，屏除此四惡，則可以從政矣。故二句先舉其綱也。

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

何謂五美，此子張問其目也。凡目，恒誦為用者，故五美皆同句法，使人易誦也。大臣以道事君，故以君子言之也。君子以物惠人，則人以義報之，以道教民，則民致身報之。故曰：君子惠而不費。君子終日乾乾，為君勞，為民勞，而無有怨之，故曰：勞而不怨。人各有所欲，而君子所欲，異入之所欲，故曰：欲

而不貪。君子泰能容人，謙以不侮人，故曰泰而不驕。君子威儀嚴肅而不怠，成人故曰威而不猛。此為五美之目也。

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乎？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目之用，集其類以依之，故子張又問之也。君子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則民樂其利，莫不歸心矣。擇可勞而勞之，則民統其事，莫不盡力矣。民既歸心，又盡力，是以大事成焉。所以興事業也。君子欲仁而

得仁，則施諸政教，施諸政教，則國家殷富，國家殷富，則又焉貪，所以興禮樂也。君子自知命，又知人之命，故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所以博濟眾也。君子以德禮處己，故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所以立於宗廟朝廷也。凡五美之成，天下皆歸禮樂，蓋夫子之所以輔佐王者如此焉，不亦乎者，贊嘆之辭也。

子張曰：何謂四惡乎？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子張已聞五美之義，又問四惡之目也。不敷教於民，犯法則殺之，名謂之虐也。其惡一也。不豫戒於民，責其成功，名謂之暴也。其惡二也。緩慢其令，而致其期，咎失期而刑之，名謂之賊也。其惡三也。猶

均也。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君子所鄙。名謂之有司也。其惡四也。以上四惡。以類集之。除以從其政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此承前章。明君子所重者有三也。知者。微也。微。識之於躬也。君子博學先王詩書禮樂。約而覈之。脩以為一德。其力堪以有為。則以天之命己者。深微識之於躬也。然則德雖以己為之。是為天之所佑而生也。而天之將使。我行此義也。是又為天之所命。我處其天職。處患難。行乎患難。處富貴。行乎富貴。處貧賤。行乎貧賤。終不以患難富貴貧賤。而失其天職。恒一其德。雖曰小事。可以輔吾仁矣。雖曰小物。可以利吾知矣。故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君子先踐其命。故能知人之命。故曰。無眾寡。無小大。

無敢慢也。夫天者。君子之所以君父尊親之也。其使有為也。不遺餘力。未使有為也。敬脩其職。故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是皆君子所以知命也。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夫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社稷宗廟。朝廷學宮之際。制度曲防。悉備焉。故君子徹於禮。而後可立其位。故曰。不知禮。無以立也。夫有德者必有言。故君子欲知人。則先知人之言。先知人之言。則能知人之德。能知人之德。則能知其人矣。故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故君子知命。知禮。知言。學之所以大成也。夫先王之法言。在詩書。德之則。在禮樂。詩書禮樂。君子所以學也。上論始學。與知命。而下論以是終之。蒐輯者之意。可以見已。

右三章為一段。第一章。明王者治天下之道也。第二章。明大臣輔佐王者之道也。第三章。明凡治天下。先知命。知禮。知言。而後可立其位也。

